

阅读

阅读

第582期

春是春天的春

□ 鲍尔吉·原野

春是春节的春。小孩子像一堆红萝卜四处滚动，他们兜里多了钱，还有鞭炮，眼睛东张西望。柴禾垛的积雪把孩子脸蛋映衬鲜红。春节驾到，它被厨房大团的蒸汽蒸出来，天生富足。人集体换上同样的表情：憧憬的、采购的、赴约的、疲倦的，打底是豪迈的表情，即春节的表情。一只小白狗往桑塔纳车轮撒尿做记号，一会儿车开了，上哪儿找这个记号呢？春节把小狗乐糊涂了。春节是家家召开的总结表彰大会、烹饪大会、时装发布会、项目规划会，参与人士为全体国民。

春是春雪的春。正月的雪，是天送给地的一笔厚礼。若半尺厚，春小麦就有了一床暄暖的厚被。春雪飘落，带着伞翼，旋转而下，把枯草包裹晶莹。屋顶的雪借阳光变为参差耀眼的檐冰，一边淌水，一边延伸。

春是春分的春。每年3月21日前后，太阳抵达黄经零度，昼夜均，寒暑平，阴阳相半。这天正午，在太阳的脚步落下那一刻，被天文学视为北半球春季的开始。保定农谚唱：春分麦起身，一刻值千金。

春是春水的春。庾信《燕歌行》：“洛阳游丝百丈连，黄河春冰千片穿。”春冰薄如翼，捡一片放在手心，透出鲜红的掌纹，与玻璃一般。俄尔缩为水。春水浩荡，越岭翻山。旧日的东北土匪，此际出山拆冰。桃花水下来，冰块壅塞河道，影响木排运输。商人请胡子（匪）拆冰，匪们喝过酒，上冰，撑木杆左支右绌，轰隆一声，冰泄河通。胡子或永久失踪，或从哪个地方爬上岸，挣的是舍命钱。大部分江河，冰化水，如鱼下锅，酥了，碎了。我的感觉，冰在春夜比白昼化得快。

春水流桃花，落红搭上了薄冰的小舟。想起黎锦晖那首《桃花江》：“有人说，说什么？桃花江是美人窝。桃花千万朵，不如美人多。”

春是春草的春。柳枝在河面练习书法，字被波纹抹掉。不觉间，地上浮现密密麻麻的字，连成片是草书，它们是春草。草是春天的信函，连篇累牍，蘸着绿色的墨汁，写到天涯海角。有人说，画兰须备书法功底，苛求于“笔”，“墨”则次之。而草的象形书法，撇捺通透，开张奔放，是米芾的行草。这些草书，叫“大地回春帖”，被大地当衣裳披在身上，向夏天走去。

春是春耕的春。祭土神的春社过了，“桑柘影斜春社散，家家扶得醉人归”。春牛登场，地表阳升。农人扶犁挥鞭，头顶有燕子飞掠。庄稼人开始忙了，把粮食从地里忙进仓里，春耕是头一天。

春是春天的春。唐代称酒为春，“软脚春”、“垆头春”等。曲艺界称相声为春，“宁送一锭金，不教一口春”。诗经里，思慕异性是春，“有女怀春”。在大自然看来，只有春天才是春。杜甫《腊月》诗：“侵陵雪色还萱草，漏泄春光有柳条”。春天所以为春，是万物皆萌，四季轮回的新一轮又开始了。春天所以叫天，是天的心情很好，江河风雨，温润和顺，柳絮乱飞也没惹老天爷生气。春天里，管弦乐队应该去田野里演奏。

鲍罗丁《在中亚细亚草原上》或者德沃夏克《斯拉夫舞曲》，均广大深厚，田野吐出带甜味的呼吸。在春天，大地的胸膛潮湿澎湃，让生长的生长，让冬眠的醒来，让花朵在坚硬的枝头站成一排排蝴蝶，让孩子在乡村的学堂里朗读。

教员（温柔）：春……

孩子（倔强）：春！

教员（端正）：春天的春……

孩子（强烈）：春天的春！

喊声太大了，屋檐的小鸟惊飞，风从树林跑过来，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（摘自《鲍尔吉·原野散文》）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嗅不着的香气

□ 尤今

阿璐和阿祥结婚的时候，阿祥在政府部门担任工程师，收入稳定。

事亲至孝的阿祥，时常带自己的双亲外出用餐；爱屋及乌，他也常偕阿璐的父母到处寻觅美食。我不时在大小餐馆和熟食中心碰到他们，一对精力旺盛的中年夫妇和一对鬓发尽白的老年夫妻，和乐融融地坐在一起。阿祥点菜时，专拣老人爱吃的菜肴；上菜后，他也总忙着给他们夹菜。阿璐圆圆的脸上，满满都是像绸缎一样的笑，柔软而又闪亮。有好几回，我还碰到阿祥在一些出名的小食店前排队，买算卦、叉烧包或是鸡肉馅饼。他说：“我岳母喜欢吃，买了便给她送去。”阿璐人前人后总说：“阿祥的这一份孝心，千金不易啊！当年我决定嫁给他时，观人于微的父母便说，阿祥，好样的！”

阿璐有个妹妹，离婚后长居澳大利亚。她常劝阿璐把独生女珮珮送到澳大利亚求学。她总说：“新加坡的学习压力太大了，不利于孩子的心理成长。”同样的话一说再说，阿璐最终动了心。珮珮小学毕业后，她便毅然将年仅十三岁的她送到悉尼。

阿璐是否为她所做的决定而后悔呢？她没明说，不过，有时，我会在她不经意的谈话里，发现一些蛛丝马迹。她说：“我在珮珮的青春期缺席了，丧失了好多母女共处的乐趣！”我安慰她：“凡事有失也有得啊，珮珮独立处事的能力，恐怕也是其他同龄女孩所难企及的。”她不语，半晌又说：“学校管束得很严，这种缺乏温情的管束，不知道会不会对她的性格产生负面的影响。”阿璐在女儿性格尚未塑造成型的当儿把她送出国去，在心理上老是患得患失。

珮珮在修完中学课程后，继续留在悉尼升读大学。考取硕士学位后，与大学同窗阿威共结连理，双双回归新加坡工作。二人在私人机构担任高职，收入丰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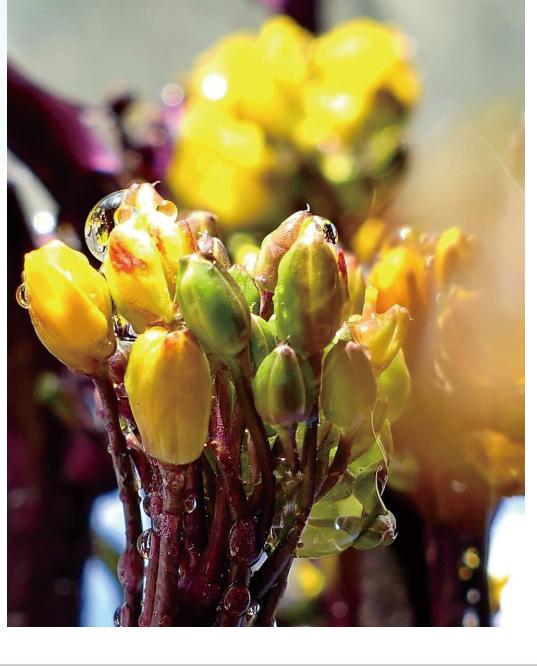
一切的一切，都沿着阿璐规划的路线发展，阿璐的人生看似圆满无缺。

珮珮回国后不久，决定购买私人公寓，要求父母伸出援手。阿祥阿璐毫不犹豫地拿出毕生积蓄，倾囊相助。有人问他们：“你们怎么不为自己的晚年着想呢？”阿璐说：“我们只有一个女儿呀，我们不帮她，帮谁？再说，我们两个老人，也用不了多少钱啊！”

有个周末，我在一家小餐馆碰到阿祥和阿璐，两个人坐在靠墙的座位上，各自滑着手机，等待上菜。看到我们，他们非常高兴，力邀我们同坐。

坐下后，我问起珮珮的近况，阿璐说：“很好呀！我们常视频通话呢！”我又问：“怎么今晚没有一块儿用餐啊？”阿璐嘴边浮起一抹淡淡的笑意——笑意里没有丝绸的柔软，却是岩石般的僵硬，她说：“珮珮和阿威喜欢品尝私房菜。他们俩现在正在一家米其林餐厅用餐，每上一道菜，便用手机给我们传一张照片，让我们用眼睛品尝。”说着，她把手机递给我，让我欣赏。手机里有多张色彩斑斓的照片，展现的是人间的极品美味：鹅肝、和牛、松露、帝王蟹、龙虾、海胆……那一道道精致一如艺术品的美食，袅袅地冒着嗅不着的香气。珮珮在短信里写道：“妈妈，这一餐，我们两个人总共花了1200元，别人嫌贵，我却觉得物有所值！”

（摘自《新民晚报》）



父亲的肖像

□ 迟子建

父亲的墓地在故乡的山下，离他工作了一生的山镇学校很近。每至清明、中元节和春节，我们都要去给父亲上坟。无论冬夏，森林里鸟语不绝，所以我们祭奠时说给他的话，总有回音。

父亲走了三十二年，他的影子却从未从我们心底和梦里消失。父亲盛年离世，他留给我们的形象，也就儒雅潇洒，从无老态。我还记得父亲过世后，我初来哈尔滨工作，去探望抚养过父亲几年的四爷爷，他见了我，也不顾我是女孩家，扯着一条白毛巾，失望地擦着泪说：“你不随你爸啊，你爸小时候那个好看！你爸找的你妈，是一般人啊！”四爷爷是第一次见我，那时我二十多岁，不算漂亮，但也不丑吧。而父亲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因贫穷不能继续求学，自愿报名去了大兴安岭参加开发建设，再没回过哈尔滨。四爷爷记忆中父亲最后的形象，是他不到二十岁的模样。记得我将四爷爷的话转给孀居的母亲时，她直撇嘴，要知她年轻时算是美人呢。而姐姐弟弟不无调侃地对我说：“咱家还数你好看呢，四爷爷要是见了我们，不得哭迷糊啊。”只能说四爷爷为了强调父亲的英俊，不惜嘲讽他的骨肉。

但不久前我突然接到故乡一封来信，说明父亲在别人眼里是其貌不扬的。写信者是父亲的生前同事，说是见到了父亲的几位学生，他们谈起父亲的几段往事，觉得很有意义，所以整理给我。

其中一位回忆说，他十岁随父亲来到大兴安岭永安时，这里还没学校，所以他过了上学年龄却无书可读。一九六六年，新学校在永安东头开建了，他满心欢喜，每天都跑过去看。领着工人建校的校长姓迟，一个瘦弱的小伙子，个子不高，面貌寻常，和工人一起光着膀子举着土坯垒墙，满脸流汗，灰头土脸的。而最终落成的茅草苫顶的土教室，课桌也是土坯垒的，粗糙不堪，椅子则是用原木锯成的木墩。那时没有本子，他们每人发一块石板，用粉笔写字，而身为校长的父亲，一个人承担好几门课的教学。

我向母亲求证这些细节，她说的确如此。父亲从哈尔滨高中毕业，是当年大兴安岭的人才了，所以一个人得兼多门课。而他建学校的时候，我才两岁，正是流着涎水傻呆呆啃手指的年龄，记忆还没发芽呢。

父亲的学生还回忆到，一九七〇年清明节，父亲带领学生去烈士墓扫墓。仪式结束，忽然间天昏地暗，暴雪袭来，学生们被狂风吹打得站不稳，父亲连忙让学生趴倒在地，然后再一个一个将他们转移到桥洞。待暴风雪止息，父亲吓坏了，一会儿看看这个的臉，一会儿摸摸那个的头，生怕暴风雪伤着了学生。

这个事情虽然感人，但老实说，我对此毫无记忆。一看年份，时年六周岁的我，已被母亲从永安送到漠河乡的姥姥家，所以父亲带领学生扫墓的事情，我自然不知。

能和记忆重叠上的，是信尾记叙的一件事，说是永安学校第一届小学生毕业时，父亲从家里端了一盆新烀的土豆和新炒的黄豆，师生们吃着土豆，嚼着黄豆，举行着毕业式。这确实是父亲的风格。父亲喜欢把家中吃食拿给别人，也常把他喜欢的孩子带到我们家吃饭。姐姐讲过一件有趣的事，她参加工作后，有一天突然回家，发现不是饭点，我家灶台前却蹲着三个陌生的小家伙，一人捧个饭碗，吃得热火朝天的。饭碗里是大米饭，灶台上是一盘炒鸡蛋，是我们家平素都不舍得吃的。这三个孩子是新来我们山镇的，因为家里生活拮据，孩子们穿得破烂，肚子也没油水。姐姐说父亲这是趁母亲出去干活，我和弟弟在暑假中跑出去疯玩，在家偷着做给他们的。

父亲的善心和慷慨，本是人性的阳光，但投射回来的，有时却是阴霾。他欣赏人才，有一年从教育局为我们山镇学校，要来一位大学毕业生做教师。因为学校还没建起教工宿舍，他就让这位新教师携着家眷，在我们家一住两年，吃一锅饭却分文不要，直到他们有了宿舍搬出。其后永安学校规模不断扩大，大学毕业生来此做教师的，就不止一人了。记得有一年涨工资，身为校长的父亲，把仅有的一份指标，给了另一位大学毕业的老师，因为先前住过我家的老师已涨过一次，谁知这位老师认定还应该是他调资，找我父亲去闹。父亲没满足他的要求，他对他的恩情，也被一笔勾销。父亲自此很难过，常说有的知识分子真是难交，你对他一百个好，只要一个不顺他意，你就成了他的敌人了。

我记得父亲最沮丧的一件事情是，北头有户人家多子多女，他们的父母不许所有孩子上学，只派去两三个，其余的在家跟他们干活，父亲几次三番上门相劝，可家长认定，一家有几个识数认字的就够了。父亲许诺减免部分孩子的学杂费，他们依然不允。以致后来他们看见父亲远远过来了，赶紧关门闭户。父亲无计可施，曾想让能接受教育的那几个孩子，回家将知识传与兄弟姐妹，可他们没一个成绩好的。父亲每每说起，痛心不已。

我很感激这封故乡来信，唤醒了我对往事的一些回忆，父亲的学生帮我勾勒了他肖像的另一侧面。如今永安学校不复存在，但校址还在，我们家半塌陷的老宅还在。我很担心父亲的灵魂出游时，对着空荡荡的校舍会伤感，怎么不闻读书声了呢？看见我家荒草萋萋的老院也会伤感，家里的烟囱咋不冒烟了呢？

父亲大约明白大地没他的春天了，他不再醒来。

（摘自《迟子建作品中学生阅读·蓝本》）

